

閩都別記

易之參



關鄰別記卷三十一

第三十一回

代為報保金業產

因報及致成錯亂

因再三

却說俞百均在連江劉家，因外甥治顯保財，事皆金其了，欲辭回，留之不佳，因向本學委曉議代其定聘，百均允之。遂聘定，尚借之。二十歲財禮已過，預擇吉日，取三百現銀，與百均先回羅源，置買住屋。家私係日期至，迎送新人去完舉。原來百均仍引了一身連住屋皆無，尚係寄住人處，許日遂回羅源，正欲買屋置家私，適有一莫姓之舊相好，自尋訪同去連州開藥店，他出大本錢，只要百均帶貼三百金，便成大店。俞百均喜之，即留住莫姓，待娶了親同去，所有甥贈之銀三百，不敢動，另有姐私贈九十金，帶來使用，便在溪東地方租一棚小屋，約畧買些家私，吉期至時，連江送新人交娘劉氏，完成花燭，尚未滿月，囑托隣婦照應，即同莫姓夥計起身去連州了。蓋俞百均以娶親未足一月，離開恐外家不肯，皆秘而不言而去，故送親之人連江亦不知也。過有月餘，尚傑出見田間尚捧有枇杷葉，便想起母舅，即來羅源看視，借問至溪東，只見舅母不見其舅，問之始知完親未滿月，去連州開店，所贈之銀都帶去，連本屋乃租的，畧置數件家私而已，以銀拿去開店生活，亦是正事，只是居住臨街，泥濘不便，欲尋買僻處之屋，隨尋溪西地

方有極清靜一棚房屋要賣價亦不多遂兌價與之買其屋係已租與人居住其人亦是租此屋來娶親娶了親亦即去做生理今屋中亦只一少婦要即搬離與買主來住惟一時無可另租搬住男人又不在家無人料理因查俞百均是租溪東討親那屋主亦是今買溪西之原屋主即與屋主商之令兩家換住既免別租彼此只一個婦人抬來抬去還易惟家私重物搬來搬去不易溪東搬至溪西有外甥代為不難惟溪西搬至溪東無男人極難隨同屋主至溪西屋內令少婦退避進看前堵二張棹四張椅一架床一張几棹一架衣櫥二張椅頭後堵一小鍋竈一粗棹一短椅一碗櫥而已與溪東俞家之家私不多不少亦都是新作的彼此乃借用何必搬來搬去與脚夫趁錢俟二家男人回來再行搬換只有被帳衣服皮箱子孫箱搭簾抬去更有祖先兩家俱無木主只紙寫的揭之起不揭亦不妨俟他夫主回家另寫亦可只人過屋即明日上吉彼此進屋罷少婦答有理此乃劉尚傑出錢錢次早東西二婦同時上轎同待進屋俟未見面尚傑代買安替之屋與舅母住又囑托鄰婦照應使放心回轉連江矣又月餘俞百均之莫姓夥計自建州來福州置貨俞百均寄有銀物與妻其莫姓不知搬往別處只認溪東臨街之屋進廳呼弟婦俞百均弟有

後有客來可出承院文以換而搬來之少婦出接銀三十兩而被一床簾枕一個

少婦一面接一面說有勞伯伯。叔良人得與先生在漳州可安泰麼。莫姓答都平安。弟婦家中亦好麼。答曰都好。莫姓曰既都平安。銀物親見交清。不必託人寫回信。我亦要趁開船回去。茶亦不食。趕下船去了。那少婦見丈夫許多銀寄來。甚喜。原來此少婦亦是連江人。劉氏名九娘。年二十一歲。所嫁之丈夫姓徐。名得興。亦孤身一人。在邵武連寧縣藥材店。兼作郎中。自幼與連江劉家結姻。因女家屢次催討。竟不回來。此番又寄信。不要財禮。情愿奉還。再不回娶。另嫁勿怨。纔肯回來。亦是趁暗。租屋買些家私。娶之過門。未滿月即去。與百均前後亦寄伏計銀三十兩。被面一床。其伏計娶親時。曾與之同會同去。今又回來。亦不知換住房屋。只認娶親溪西之屋。亦說是寄徐得興先生。寄來要親交劉氏。先生母收接。交娘國。名字地方不錯。遂出接收。亦彼此只問平安。亦未言及換屋之事。交娘即回。寄自做繡花瓶口袋一個。伙詳要取回信。因地僻無處倩人代寫。亦要趕路。亦說親見親收。無回信亦可。即去了。彼此兩家銀物都寄錯。皆不知矣。直至半年。俞百均自處寧回來。至羅源溪東。已昏暮。認定敲門。內問是誰。答曰俞百均。先生在店。寧店中回來。九娘大喜。開了門。進房時已點燈。俞百均相婦之面頗異。將退出。九娘笑曰。已做一月夫妻。怎的還不認得。人不認得。這被面枕頭。可是先生寄的。俞百均看了家私。亦認得手置。使不疑。隨問。

還有零三十兩銀收否。九娘答已收到。俞百均遂放下包袱。九娘即開看。銀有一大色。還有許多綢緞首飾。喜之不勝。遂並坐床上。九娘笑曰。此枕頭一人睡太長。須二人同睡。於是滅燭登床。致于龍之樂。次早九娘先起。倩鄰人買酒菜。煮便時。俞百均同食。同臥。遂兩相親愛矣。那建寧之徐得興。亦不前不後回來。亦只認得西往屋。便敲門。內問是誰。外答徐得興。在建寧回家。交娘亦喜出開門。是時點火時候。得興牽交娘手進房。交娘看有可疑。便退走。得興拉住手曰。親丈夫都不認得。你可是連江劉九娘麼。交娘答是。又答曰。既是便是。徐得興之妻。去年寄銀三十兩。並被面有無收到。綉花瓶口。是汝寄去。不是。交娘因見瓶口是親手作的。始不敢再疑。遂解包袱。亦有許多銀兩衣服。亦甚喜之。蓋九娘交娘。徐得興俞百均。音叫快些。相同也。於是重行夫婦之禮。兩相親愛。至次日。即有舊友來探聖人來看症。或送猪羊蹄。連日接得不絕。至時晚。纔安靜。在房中。同交娘飲酒。有隔壁老婆婆。看見。便認是彼得興。但伊妻九娘已搬去。溪東。然何又來此。冒認新搬來作妻。正要查問。被得興看見。先問曰。何人交娘。曰。隔壁婆婆。多承他照應。買東西得興立起身曰。難為婆婆。另日再報。今此碗爛羊蹄。先捧去食。隨將捧上一大碗羊蹄。捧送與接。老婆婆心中想。若查問出破。非人妻子。此碗大葷味無食。不如粧作不知。遂將羊蹄接過。道謝捧去了。自此

國語別記卷二十一終

九娘指俞百均曰此個不是汝姐兒耶徐氏曰不是九娘便罵曰說不得姪兒必是
朱月姑詐食的徐氏怒曰去年在漢西鑿決遇川時汝曾將食酒我詐冒誰何汝把
我姪兒謀死將姪夫作老公我外家只有這把苗被害絕了子孫以干休外面俞百
均聞闖入問九娘答曰是汝姑娘可認否徐氏便曰汝死何人死我敢來詐冒我姪
兒俞百均被問驚甚怒曰我初回時亦有此可疑將公堂上訴誰料姑不認留住問
汝姐兒便知徐氏喊曰此說謀害親夫死傷七夫受官刑汝等何以伸冤徐氏抱
不住兩個只推九娘出街至趙趙衙門時有巡捕人等見九娘哭哭啼啼以伸冤徐氏抱
已疑之今被外甥敲破膽不該收帳問戶役直進諸堂都無伴在伊走脫有千佳鄉
鄰之眷即路戶進內將交娘帶進至巡檢衙門備道清才之俞百均恩婦既去投官
我不去恐有差錯不若自去投訴隨步亦至衙門劉巡檢便命押來廊下說問巡檢聞
報此二案重情不敢即出堂是待晴日訊之方出生堂二堂原被告男女若六個
親押在一班一是西廊下候候此間訪方知何鄉代買屋棧位錯在男外不知情女
不言及更奇者至地與九娘乃本族之姐妹俞百均與徐氏得與乃數樓前拾柴碎總
角之交一會而歸即何鄉親就叙其差錯都表現情實是二堂原被告之男女
都是至親故舊遂請二堂二堂即是一堂原被告八人中問是何詐冒之虞自行

質出分與王堂師直候。姓色動刑得與曰：此乃異樣之奇事。一會着不審自明。知不
乃是認錯。都非詐冒。彼此皆新婦。未足一月。就分別。因約期來看。直至隔年。因感不
知彼此。換屋居住。只認屋不認人。始里兩候。今日若還不被兩家親人來講破了。錯
到一世亦不知也。承是問。故徐得與遂將前情細告一遍。聽了皆笑曰：那里有
此男女姓名音響相同。人又願相似。屋換住不說與男人得知。若無人講破。怎不錯
至一世也。此乃錯認。並非有意。以此供訴。亦無甚罪。可放心待訊。莫但那二女認着
族間姐妹。亦無甚異。惟汝二個男人認着當初福州起鼓樓時拾紫配之相好人。常
言鼓樓葉推那里。紫配拾也。得與曰：實不相識。我二人與他都是十五六歲時。並在
福州鼓樓前藥材店中學藝。日夜無比相愛。遇閻王新建鼓樓紫配佳人拾去。店主
亦命我一人。日日去拾來炒藥。起大他。被木料壓死。拾回店中。我誓他死。我亦死。幸
漸漸復活。我遂廢食。日夜伏伺醫治。過月餘始愈。二人加倍親愛。至三年藝滿。各
去一方。便尋不得。惟夢想而已。誰知今日不幸之有幸也。得以故舊重逢。雖憂亦喜。
眾聞之皆笑曰：汝二人如此誓同生死。加倍親愛。今把老妻也來對換。又加一倍親
愛矣。眾皆大笑。又曰：鼓樓怎的無推。又曰：逢柱皆有推。惟古樓柱推了。又加斧頭撇
出水波浪紋。以制人看凸凸凹凹。就像無推的一樣。故人皆言鼓樓柱無推也。言

訖老爺坐堂劉巡檢先問兩造原告之口供。隨問兩造被告男婦將前情據實訴上細加研訊各無異詞。可知實情。劉巡檢笑曰：此乃兩家屋廬狹窄之時，不寄信與夫知，故此錯悞。既是實供，可押在一旁批發。劉巡檢即退堂進內，須臾又出坐堂，問之曰：兩造皆錯悞，並非詐冒，若肯自甘和息，免究治罪，就此判斷，徐得與俞百均同答曰：僕已甘愿和息，求免解究。劉巡檢曰：即僕愿可也。又問二婦曰：今准和息，就不究了。惟你二人愿從前夫愿從後夫，各自說明。判曰：劉九娘忙答曰：小婦人前夫後夫都要。巡檢笑曰：夫只有一，那有二也。九娘又曰：前夫乃結髮難棄，後夫乃同枕十天一夜夫妻百夜恩情，故都要也。劉巡檢喝曰：只說只許一不許二。九娘因官發怒，不敢再說。判曰：妻前的罷了。巡檢曰：該歸原配可矣。又問文娘要那個。文娘泣曰：後乃錯合，算不得。夫應歸原配。本身被污十夜，節既污了，有何面目再見原配。惟一死愿矣。巡檢曰：此乃一同錯認，皆非有意。你夫亦錯別人之妻，那敢猶怪汝。文娘曰：夫雖不怪自己羞愧無地，怎敢留在人世。巡檢曰：你既知錯污，本司之妻能勒淨汗濁，可送入內衙去勒淨。文娘不肯。巡檢今差役押帶文娘，遂被押入。劉巡檢遂進內衙，陳安人在屏後，皆聽明白。退入見文娘至，又令亦帶九娘來。一同勒淨。二婦共立一排，要人相之。惟笑不言。即取法水以劍訣書符，先噴文娘，欲噴九娘。九娘閃開，曰：小

犯婦無好，不須淨。安人遂不與淨。即今俱帶出堂上候判。二婦既出，趙檢亦出坐堂。問交娘曰：「既勒淨了，可有面見？」原配交娘以頭點點，趙檢曰：「既復原配，案可結免究矣。」即判之曰：

劉九娘錯認夫，徐得與錯認妻，均是錯認。皆非有意，與淫人妻子、淫人者有間。既皆屬息，姑准免究。惟既錯，不可再錯。二婦應歸元配，領回偕老。二原告能識情由，始得復允，應當獎賞。今俞檢兩家各以金酬謝其甥與姑可也。

判語既出，各帶原妻而散去。劉趙檢退堂進內，問妻曰：「一婦受勒淨，一婦不受勒淨，何也？」安人曰：「一薰一蕕，劉交娘知廉恥，說死說正，愈其愧，作難道，勒除却恨心，纔不言死，肯歸原配。惜老無他心也。惟劉九娘不知廉恥，體汗自言無汗，任他自作自受，惟通知其夫遠離可也。觀其心，惟將來有不毒殺親夫耶？」陳安人說了，即寫回句於花箋內，密封還家。人交與徐得與收着。家人遂交與得與曰：「此乃劉辱陳安人，審札看了，勿洩得與接，入無人處折看。」內云：

既污不認污

污至交與類

夫若不遠離

屍貯箱內

得與看了此回句，驚甚，暗思：此分明指我妻劉九娘。既活猶不認污，其性至淫，必至與與類相愛。言我不早避，必至被其誑害。原來九娘有此不堪之處，將來能至於此。

地步耶。惟安人之遺識不可不遵防之可也。遂將詩箋存不洩。時兩家既當堂領回原配。官令酬謝二原告。劉尚條不肯受酬金。惟兩家共送十金與徐氏為酬勞矣。劉尚條謂俞百均道。舅何必去鹿州。許遠地方作生意。今外甥撥一千銀與舅。就在此邊地方開店。何如。俞百均喜甚。即與故友徐得興作伙計。在福州鼓樓前開張藥材店。二人各寫信與上游通知舊伙友知之。惟俞百均今算還原本。速寄來湊用。正是不因錯認糟糠婦。安得重違肝胆朋。且聽下文再說。

閩都別記卷三十三

第三十三回

魏氏痛罵妹承僧性

靖姑早知婦被狗咬

却說俞百均外甥撥一千銀在福州數樓前開藥材店。徐得興自幼乃肝脾之交，不論有本無本，同來分覺之手足錢財，使用無算。欲將二家小婦同搬店後居住，得興遂遣人不與九娘搬來，百均遂在羅源尋一所三堵直透房屋，連家私器物並買與九娘搬住。惟一老蒼頭看門賣菜，自即在溪西買二間鄰屋，湊成三間修理添置家私，與交娘住。亦僱婦人煮食看門。某有銀錢一銀分寄此二家之屋，隔鄰有七里路，百均常有回家，惟得興一年未回。一二次有到家時，或隔夜或不隔夜，亦即就去。初百均有回家時，必去徐家看望。因九娘一見面，便扯入房中不放。百均此走猶速，因此不敢再去。九娘久曠，急不慌，似做鬼，再加無人管束，就至天翻地覆，亦莫須有也。列位，你道九娘是何等人家之女？有此歪邪，不為表出，怎能得知？乃連江儒生劉潤芝之妹，自幼與得興結姻，父母隨亡，年至十八九歲，並無一日在家。惟往各處嬉遊，哥嫂不能管束，無奈之何。劉潤芝常有朋友來往盤桓，那日朋友買一張畫來，乃一美人撲抱和尚，親嘴調情，上題詩二句，色即是空空是色。鄉須憐我，我憐卿。潤芝看了，問何出處。友曰：人皆說鼓山神要和尚，有道行，惟本府不信。今畫此和尚。

與美人調戲，弄之圖送，與題贊甚句，便知有無道行，神晏按圖，并題此二句送回。太守看之，恟恟，遂不敢再懷，因此傳奇，人照樣描畫來賣。今日遇着一錢銀買來，湖芝同友皆羨畫之巧，題之妙，賞之不休。適遇午飯已便，湖芝進後廳領酒，此圖放在棹上，未曾收存，被九娘出來，展開一看，仍放棹上，進去後廳，問曰：書房棹上，那張畫圖，美人抱着和尚，嘴對嘴，作何句常？湖芝不答，即出將畫收存。又進來，九娘問了又問，湖芝喝罵不去，其友騙之曰：那女子有病，我和尚甘露，九娘又問曰：露在大上，口中那裏來的甘露？友又騙之曰：惟和尚修煉過來，不比凡人，口水就是甘露。九娘曰：不知和尚口水做的藥，小婢一身都是病，快去玉泉寺，與和尚討些來，順順氣。湖芝喝曰：敢去不敢去？如去活活搗死。九娘脫之曰：敢搗死，人人都不敢嘴對嘴了，猶嫌對不得，一面說一面去了。湖芝嘆曰：只欠猶不知世事，怎麼了局？又一日，湖芝與幾個朋友玩笑，將眉抹抹，被九娘過看，即問抹眉是何講究。湖芝喝又不去，九娘總要說了，纔去。友又騙之曰：抹眉是賭博，抹眉毛是食茶，抹鼻是飲酒，九娘笑曰：今日又學个茶，抹眉毛是食茶，數日過，湖芝不在，書檯梳來鎖，被九娘將櫃內畫圖偷出，存因懷內，出街就是和尚寺，徑入後堂，惟一僧徒在內，問劉姑娘來，這裡何事？九娘曰：特來求汝和尚一件東西，不知肯不肯？僧問是何東西？曰：是甘露，僧曰：露是處

處有的。答曰：名為甘露，實是酒和湯。水其性曰：要口水何用？九娘乃向懷中取餅與看，其餅原是色中餛飩，竟此國乃了然。知他自迷上門，遂與之玩笑成事。九娘歡喜，自此無日不來就之和尚。和尚曰：人若問來何事，只說來食茶。過數日，九娘來，僧人不在。惟當家在寺。九娘問那一僧何在，當家答曰：出寺去了。小姑娘尋他何事？九娘手向眉毛抹抹曰：討他此事。九娘以抹眉為食茶，大錯矣。僧笑曰：眉毛路人人都有，何必尋他？遂引九娘入於房中，押囊。九娘方知不是食茶，幹此之暗號。自此在家早還，處處遊蕩，人人皆知。號為上門貨。其兄劉潤之聞知，喚至大加痛罵。九娘曰：娘知得此，都是哥哥朋友教導，討甘露抹眉怎的還罵？潤之幾氣死，即將九娘鎖禁房內，只關一日。夜脫枷鎖逃走，過尋無迹。至文昌祠降乩，有詩云：

久旱逢甘雨

他鄉遇故知

洞房花燭夜

金榜掛名時

此四句與朋友齊來詳解。友曰：句句皆喜事。人脫走乃是好事，降乩得此四句喜事，何以詳解內一友曰：你門難詳，我能詳之。眾人問怎詳？答曰：四句皆喜事，為之四喜。必存四喜之家，只去查問。有人名四喜者，就有著落矣。次日解的極妙，即分版去。查問內有一友上下人等都交結，七他查出四喜乃是犯案之賊，住無定所，新得一妻，在於矮牆內住止。搜身必是九娘，聞之即同諸友探討，矮牆隔劉家一寺，即同

至嶺內山谷裡果有數間小茅屋時皆少人來往無從查問至飯回步忽一女開門鑽出頭來潤芝訝曰你不是九娘怎麼走躲在此九娘見兄同庚專至猶不驚慌徐徐答曰被汝闖得難受且夜被開被刺走去過着四喜跟來玩耍厭了自然回家何必尋訪原來九娘當夜走出適四喜在外行竊遇着問曰小娘子黑夜孤身何往九娘答被兄嫂虐折難受欲投人家避難君是何人問之什麼四喜曰我是四喜家中正苦無人作伴帶你去家中作長久聚樂可好應九娘喜甚即跟四喜進後嶺內茅屋裡安頓作賊之錢容易飲食俱係豐美不比儒者居家淡泊九娘賊性好食無歡從適是忽曰玩耍要與人走的將九娘拖住帶下山來因無隣居沒大查問四喜行竊回來不見九娘以為奔投別處無奈之何正是賊偷賊無明白也潤芝押九娘至家將伊吊打總不聞聲陳氏曰怎不答從今更變九娘曰更變還早除非有了老公與我纔變無老公打死總不要測是竟說此語即時鎖鍊逐罵書遣人去逮書書中說不要分毫財禮叫徐得興回來娶去此月內再不要娶另嫌勿性等語於是得興趕回草率娶之未足月又去那蕩婦豈不外交泰無其人那日有一批賣粉担放在對門一孩童過三個錢與之買粉食那粉担遂泡一碗熟粉孩童捧了舉箸將食那九娘在門口觀看見熟粉遂喝曰此熟粉散食豈見其可憐原來那孩子在家